





第二七一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東 巖 集
文 簡 集
方 齋 存 稿

明 夏尚樸撰……………一
明 孫承恩撰……………五五
明 林文俊撰……………六七三

欽定四庫全書

東巖集卷一至六

詳校官直學御史劉芬

中書劉源溥襄勛

總校官檢討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張書勲

膳錄監生丁成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東巖集

別集類五

提要

臣等謹案東巖集六卷明夏尚樸撰尚樸字敦夫東巖其號也永豐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南京太僕寺少卿尚樸受業於婁諒故明史儒林傳附見諒傳中然史於薛瑄傳末又稱瑄之門人有周憲憲之門人有薛敬之李

欽定四庫全書

東巖集

錦王爵夏尚樸與諒傳不合考傳末惟叙敬之錦爵三人事迹一字不及尚樸則瑄傳列樸之名殆衍文歟諒以勿忘勿助為敬胡居仁羅順欽多識其近禪而史載尚樸常言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並稱之王守仁少時亦學於諒然守仁贈尚樸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尚樸則答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歌畏中至謂心所以窮理未

足以盡理又謂學不難於一貫而難於萬殊則與守仁即心即理之說迥異又與湛若水書斤斤以厭常喜新為戒其語錄中復取陳獻章論學詩一一為之箋疏指其誤正德之際學問漸歧而高拱獨恪守先儒不為高論可謂篤實之士矣至其論中庸分八節獨不用朱子之說則見仁見智各有所得其不為苟同即其不為苟異者也史載所著有中

庸說東萊文集此本為其婿劉賓所編以語

錄中庸說為第一卷與文集併為一編史蓋

據其初出各行之本也尚撰本講學之士不

以文章為工然其言醇正固亦不乖於大雅

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曄

欽定四庫全書

東萊集卷一

明夏尚模撰

語錄

卓然堅定此心使有天旋地轉氣象

學者涵養此心須如魚之游泳於水始得

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

君子之心纖惡不容如人眼中着不得一些塵埃

欽定四庫全書

東萊集

一

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

便昏黑了

尋常讀與點一章只說胸次脫灑是堯舜氣象近讀二

典三謨方知兢兢業業是堯舜氣象嘗以此語雙門

磨因夫因夫云此言甚善先兄復齋有詩云便如魯

點象堯舜怕有餘風入老莊乃知先輩聰明亦嘗看

到此

朱子云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近觀學壞集堯

夫之樂比之曾點尤勝。程子云：敬則自然和樂，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方是孔顏樂處。

道理是箇甜的事物。朱子訓蒙詩云：行處心安，思處得餘甘。嘗滋齒牙中，非譬喻也。

不問此心靜與不靜，只問此心敬與不敬。敬則心自靜矣。譬如桶箍纔放下，便八散了。

白沙云：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此與

東坡要與伊川打破敬字意思一般。蓋東坡學佛而

欽定四庫全書

朱熹集

三

白沙之學，近禪。故云爾。然嘗觀之，程子云：會得底法，

潑潑地，不會得底，只是弄精神。又曰：與其是內而非

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云：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

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曷嘗過於嚴

乎？至於發用處，天理人欲間不容髮，省察克治，不容

少緩。看二典三謨，君臣互相戒救，視三代為尤嚴。其

亦可惡乎？

李延平云：人於旦晝之間，不至悟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此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

吾儒之學，靜中須有物。譬如果核雖未萌芽，然其中自有一點生意。釋老所謂靜特虛無寂滅而已。如枯木死灰，安有物乎？

上古以來，人皆質實。周末文勝，忠信道衰。故孔子開口只說忠信。如林放問禮之本，子夏有禮後之問，深契

欽定四庫全書

朱熹集

三

聖人之心，更加數賞一部，論語多是此意。至如乾卦

言聖人之學，亦說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今人談王談伯說玄說妙，反不若前輩質實

也。

聖人存許多淫奔之詩，非特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亦欲為人君父者深達男女之情，嚴內外之辨，以杜濫乳之萌。制嫁娶之禮，婚姻以時，使內外無怨曠之人，所謂誦詩必達於政，此其一端也。

敬則不是榮點外事乃是吾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尋常驗之敬則心便安纔放下則此心便不安矣所謂敬者只如俗說常打起精采是也

理與氣合是浩然之氣纔與理違是客氣

義由中出猶快刀利斧劈將去使事事合宜是集義若務瑣飾徇外即是義襲襲猶襲裘之襲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下自註云無欲故靜蓋中正仁義是理主靜是心惟其心無欲

欽定四庫全書

朱熹集注

而靜則此理自然動靜周流不息矣觀通書無欲則靜虛動直可見矣主靜之靜不與動字對乃大學定靜之靜集註云靜謂心不妄動是也

為學固要靜存動察使此心未能無欲雖欲存養省察無下手處直須使此心湛然無欲則靜自然虛動自然直何煩人力之為耶程子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與通

書之言相表裏

朱子謂周子無欲章話頭高平難轉泊然朱子嘗云有人要做沒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類初是念念要做更逼捺不得若能將聖賢之語玩味入心久久不知不覺剝落銷頭去又康齋與楊德全序云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猶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子歸靜掃一室取聖賢之書安坐而讀之云云久久慕道希賢之心勝物欲自然退聽矣夫以誠敬存養而又涵泳經義以流灌之則此重彼輕又安患人欲為吾累耶

欽定四庫全書

朱熹集注

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以濟人利物為心則與天地之心相契宜其受福於天也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問理家曰耕讀而已矣問為學曰知行而已矣問為政曰求養而已矣問養生曰去其害生者而已矣問養德曰去其害德者而已矣問治民曰去其害民者而已矣

多欲則事多寡欲則事寡無欲則無事矣

我朝相業當以李文達公為首雖其奪情起復得罪士論然能舍其罅程篋墩而取羅一峰為狀元英廟徵聘吳康齋禮遇隆甚皆本公輔導之力致使士風丕變至今猶未衰熄是亦可取矣

朱子語類解敦厚以崇禮云人有敦厚而不崇禮者亦有禮文周密而不敦厚者故敦厚又要崇禮此解勝集註由是推之此一節當一句自為一義重在幾箇而字上不必分屬存心致知蓋有尊德性而不道問

欽定四庫全書

朱熹集

卷一

學者亦有道問學而不尊德性者故尊德性又要道問學如柳下惠可謂致廣大矣而精微或未盡故致廣大又要盡精微如伯夷可謂極高明矣稽之中庸或未合故極高明又要道中庸又集註以尊德性為存心以極道體之大道問學為致知以極道體之細恐亦未然竊謂二者皆有大小如涵養本原是大謹於一言一行處是小窮究道理大原大本處是大一草一木亦必窮究是小嘗以此質之魏子才子才以

為然姑存之以備參考

有善無惡是性好善惡惡是情主張為善去惡之心是意誠意是為善去惡之心十分懇惻處

張子云心統性情程子云性即理也又云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陽氣發處是情朱子云靈的是心實的是性性是理心是感儲該載敷施發用的又云心者氣之精爽愚謂心無形體是人身一點靈處其中所具之理為性佛氏之徒只指那靈妙處為性以理

欽定四庫全書

朱熹集

卷一

為障故為異端後世儒者本學聖賢只是源頭認得不真故流入異學而不自知如告子以知覺為性象山之學以收拾精神為主至門人楊慈湖論學每云心之精神謂之性故朱子聞其為禪近者諸公以良知為話頭接引後學恐不免此弊朱子訓蒙詩云性蔽其源學失真異端投陳害彌深推原氣稟由無極只此一圖傳聖心

本是家常茶飯却恐諸公說得太甜了程子云敬則自

然和樂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朱子云近日江西諸公好說尋樂予謂尋到苦處處方有樂的好消息來未有不做工夫而能樂者此言殊有味

往歲在滁城門外見人搗錢一大串偶因索斷錢散在地不可收拾因悟一貫之旨蓋道理散在事物上必得此心方可管攝若有分毫私則散亂無所統矣

仁是心之德如桃仁杏仁一般若有分毫私裏面便壞了如何得生意發達於外巧言令色不必十分裝飾

欽定四庫全書

朱熹

但有一毫取悅於人意思即是巧令知此而謹之即

是為仁之方故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人不知而有一毫不平之意即是渣滓未渾化如何為

成德一齋嘗有詩云為學要人知做甚養之須厚積

須多君子一心如止水不教些子動微波

遺書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云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以誠敬存之

復涵泳經義以栽培澆灌之庶幾生意條達自不容已者然必先識此理譬之五穀不知其種得不誤認稗稗為五穀耶雖極力培養止成稗稗耳近世儒者有用盡平生之力卒流入異學而不自知者正坐未識其理耳

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為主曰精神一霍便散了門人楊慈湖論學只是心之精神謂之性一句更無他說此其所以近禪朱子云收斂得精神在此方看得道

欽定四庫全書

朱熹

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如此說方無病

吾儒曰喚醒釋氏亦曰喚醒但吾儒喚醒此心要照管

許多道理釋氏則空喚醒在

窮經須求古人作用處如堯豈不知舜之賢若一旦驟而用之豈不為舜害故歷皆諸職付之衆論之公而已無與焉妻之二女即今所謂駙馬復任為司徒百揆四岳俟其闡望昭著然後命之攝位如此猶有四凶之患蓋黜堯其餘皆熟舊之臣一旦遽處其下能

無快怏之心舜從而去之由是天下始服周公以王室懿親位冢宰攝國政三叔倡為流言以間之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感悟迎之歸三叔遂挾武庚以叛周公承王命東征而天下始定後世賈誼洛陽一少年耳一旦起而議天下之事宜為絳灌之徒所嫉伊川以布衣召用在朝有諸公為之羽翼猶不免有涪州之行我朝英廟復辟李文達公欲起康齋恐阻於浮議在朝與石國公議之石慨然托李公為薦章英廟差行人奉敕書檄之至則禮遇甚隆遂除左春坊左諭德力辭不供職復賜敕書差行人送歸當時若受職恐亦不得安其位由是而觀古今人情世變恐亦不大相遠必得聖君賢相在位方可有為

精一執中就事上說尋常遇事有難處處羣疑並與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當是時也盡把私意閤起竟不知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故必精以察之使二者界限分明又須一以守之使不為私欲所奪如此便是

允執厥中蓋過與不及皆是人心惟道心方是中堯之學以欽為主以執中為用此萬古心學之源也舜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曰欽曰中曰敬皆本於堯而發之且精一執中之外又欲考古稽衆視堯加詳焉蓋必如此然後道理浹洽庶幾中可得以執矣近世論學直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謂誦習講說為支離率意徑行指九發於粗心浮氣者皆為良知之本然其說蔓延已為天下害揆厥所自蓋由白沙之說倡之耳故曰學者於是非之源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延於後世有足徵者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云云尋常最愛此數句明白痛快令人有下手處蓋日用間事親如此事長如此言如此行如此待人接物如此各各有箇路數真如大路然只是人過事時胡亂打過了若每事肯入思慮則心中自有一箇當然之則何事外求故曰子歸

而求之有餘師假使曹交在門教之不過如此集註乃謂教之孝弟不容受業於門恐非孟子意

有車馬方與人共無車馬時如何有功能方可不伐無功能時如何二者皆微有待於外孔子只據眼前而言

言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如師見即是老者安之闕黨互鄉童子皆得見即是少者懷之在家則行之家在鄉則行之鄉在朝則行之朝在天下則行之天下便須制田里教樹畜使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主

饑不寒又如三子皆欲得國以治魯點亦只據眼前而言藹然有春和育物氣象與聖人同宜為聖人所許也

所謂求放心者非是以心捉心之謂蓋此心發於義理者即是真心便當推行若發不以正與雖正發不以時及泛泛思慮方是放心要就那放時即提轉來便無事伊川曰心本善流而為惡乃放也此語視諸儒為最精

人之思慮多是觸類而生無有寧息時節通書所謂懂懂往來朋從爾思是也朋類也試就思慮思量如何思到此逆推上去便自見得禪家謂之葛藤所以要以長存長覺纔覺得便斷了

往歲在山東答都憲唐虞佐書云近來諸公議論太高稽其所就多不滿意如楓山先生為人只一味純誠比之他人省了多少氣力只今已是風動海內乃知忠信騷泰得失之言為有味方欲從事於此顧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主

學力之微無以勝其習俗之深為可懼耳

若貪富貴厭貧賤未論得與不得即此貪之厭之心已自與仁離了如何做得下面存養細密工夫所以周子論學以無欲為要其論顏之不改其樂必以能見其大為先也周子此論直超脫宜其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也耶

委吏即今之所謂倉官以大聖人居之亦只是謹其出納使會計當而已乘田即今之上林苑以大聖人居

之亦只是時其水草使牛羊茁壯長而已安能少加於是由是觀之則凡居官莅政不問位之崇卑事之繁簡只要盡其職分所當為而已不必強生意智樂於紛更取赫赫之聲譽也至於為宰相亦只是從天下之公進退天下賢才擇其才德出衆者分布要地與之共理天下之事輔成君德上當天心使無水旱疫癘之災人人得飯喫得衣穿則宰相之職盡矣外此何容心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朱子云不帶性氣的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昔一齋受業康齋之門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緊賢契也聰明性緊小兒聰聰明不性緊

康齋一日填地批使人召一齋來看云學者須親細務一齋早年豪邁不屑細務由是折節向學在書館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為之不責備家僮

康齋有齋規凡四方來學者稟見其泛泛來往者令不必稟蓋以世既無人不得不以師道自尊一峰末第

時一日同廖簡來訪康齋不出時一齋在彼謂此亦有志知名之士如何不見康齋云我耶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康齋令乃子具膳相待而別一峰甚不悅移書四方士夫有鳴鼓攻之不容在名教中作怪之語康齋若不聞時張果白從而和之一齋謂之曰君子小人不立後世自有公論假使後世以康齋為小人二兄為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在何處不若虛心以待天下公議由是議遂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堯欲求人遜之以位衆以舜對取其克諧以孝成王命君陳繼周公治洛獨有取於孝友之君陳可見孝弟為人道之大端學者之先務孟子云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觀此尤信

心要有所用日用間都安在義理上即是心存宜俟終日瞑目跏坐漠然無所用心然後為存耶

嘗疑腔子不是神明之舍猶世俗所謂睡當之睡指理而言謂此心要常在理中稍與理遠則出睡當外矣如此說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便說不去不若照舊說為善蓋心猶戶樞戶樞稍出臼外便推移不動此心若軀殼之外不在神明之舍則九應事接物無所主矣并錄於此俟就有道正焉古人所以貴論心也耳之聰止於數百步外目之明止於數百里外惟心之思則入於無間雖數千萬里之外與數千萬年之上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集注

卷一

一舉念即在於此九理之精微不可致詰者亦可思而通之即此是神故思曰審察作聖

象山之學雖主於尊德性然亦未嘗不道問學但其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與聖賢不同程子論仁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蓋言識在所行之先必先識其理然後有下手處象山之學謂能收斂精神在此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更無待於擴克此與告子不知性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集注

卷一

取其語錄諸書觀之當自見矣

長生久視之說起於老莊恐是寓言人生在世特須臾耳勘不破者營營役役雖生百年猶旦夕耳若勘得破超然物表一日奚啻百年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勝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似亦有見世人不悟反信長生之說豈非痴人前說夢耶

井田封建或以為可復或以為不可復雖程朱亦無定論觀孟子與宣王論王道二章有可復之理蓋當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六

制未備之時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既得民心為之地然後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惟其所欲為耳真命世亞聖之大才朱子訓釋詳明可為得其旨矣善為治者法其意而用之所謂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者此也蓋必得聖君賢相在位選擇天下賢能分布中外凡貪官污吏賊上害民者悉去之廣儲畜而省冗費勸農桑而懲遊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然後與識達治體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六

講求經制之詳庶幾有可復者程子云天生一世才自足了一世事正謂此也

今滕縣即古滕國予嘗過之地多山澗坡陀突兀難開溝洫雨澤水泉不竭孟子勸文公行井田不知如何經畫然亦只據古法告之至其末則云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中原地勢平衍綿亘數千里可為井田然地高水下雨下即淦入土中難開溝洫恐古今異宜只宜定經界

以種菽麥稻田決難以人力為也

江南多稻田蘇松處地勢寬平可以盡井田然多水潦其餘江浙諸處山多地少廣狹不同宜依程子說就其廣狹為之不可盡井處止須定其經界人各受一區使不失八家同井之意為便大抵南渡諸儒遠去中原止據紙上立論其說不可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六

選詩陶後鮮有佳者獨康齋五言諸作直自胸中流出冲澹和平足嗣清響非諷詠之久無以見之朱子謂若曾用力學淵明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及也愚於康齋亦云

舊在南都與黃揭之論康齋詩渠亦記得兩句云紅日漏窓春睡起滿庭芳草落花間考之本集不載又宿鵝湖寺詩云榮辱不驚孤枕客四更雲月吐寒光又旅次詩云虛窓一榻平安夢人在春風醉碧桃非涵養之久得於夜氣之深者安能及此

康齋詩好說夢字如一枝聊息夢中身又與一齋詩云

老去久於溥世淡重逢端似夢相求真能勘破世事如夢也

看浸種知養心之法田家浸種俟其滋潤透徹然後撈起漚乾而攤之日下使燥濕得宜用稻草包置筐內至二三日後又放出用溫湯灑之拌勻仍包裹如前如此者三四次則和氣熏蒸萌芽悉達於外矣人之一心生理具足與穀種一般不知養之之法無由得達於外若能敬以涵養不忘不助使有春和意思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子

善端自然萌著又須涵養經義日日澆灌之則發榮滋長自有不可遏者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者此也程子曰心猶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陽氣發處是情朱子曰如鷄抱卵看來抱得有甚暖氣只被他抱不住便成雛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才住便冷了此言最善名狀故并記於此

京口丁補齋先生倅吾郡時常行部到山中憩里之普照寺余嘗侍教先生問予何如謂之明德予以心對

先生云既曰心何不曰明心說是性何不曰明性予思無以對而請教焉先生誦管子語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汝且去思予退以朱子所釋明德之義反覆思之或問明德是心是性朱子答云心與性自有分別靈的是心實的是性性是理心是感於誠載數施發用的由是恍然有悟自此看書不敢草草於後少有所得皆公一問之力也終身不敢忘德近年寺廢僧徒從有司購得遺址結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子

數楹扁為明德堂因書此以示子姪使知所用心云補齋名幾字玉夫邃於理學終於廣東提學副使予昔有志於學而不知操心之要未免過於把捉常覺有一物梗在胸臆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在南監時一日過東華門墻下有賣古書者攤在地上予偶檢得四家語看內有黃蘗禪師對裴休云當下即是動念則非佇立之頃遂覺胸中如有石頭磕然而下無復累墜乃知禪學誠有動人處於後看程朱書說得下

手十分明白痛快但在人能領畧耳故曰吾道自足
何事旁求

聖賢之訓明白懇切無不欲人通曉白沙之詩好為隱
奧之語至其論學處藏形匿影不可致詰而甘泉之
註曲為回互類若商度隱語然又多非白沙之意且
詩自漢魏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皆有典則至白沙自
出機軸好為跌宕新奇之語使人不可追逐蓋其詩
本之莊定山定山本之劉靜修規模意氣絕相類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主

學為之大變獨古選和陶諸作近之朱子云作詩須
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然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
又云李杜好處多自選中來又云杜詩夔州以前如
畫夔州以後自出機軸橫逆不可當然變大段是難
事須變而不失其正若變而失其正又不若守古本
之為愈也

白沙詩云桃花亂點釣魚船又云紅蕖浪裏枕書眠又
云美人家住紅雲島欲往從之江水深亦可謂風流

人豪也又云青陽動芳草白日悲行人愁人知永夜
遠客惜流年來鴈知天寒歸人看月色老去又逢新
歲月春來猶有好花枝等句真不減盛唐也

有學有覺篇言有學乎無學乎有覺乎無覺乎蓋謂學
可以有覺也先難後獲一語是學之要乃千金之壺
萬金之諾人能從事其間自然天機活潑有難以語
人者即此是覺處獲處何事得山之杖臨濟之偈乎
甘泉之註恐非公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主

白沙論學有取周子主靜之說是矣但恐未悟無欲故
靜之旨每每教人靜坐如云敢避迹禪謗全將作聖
基又云蒲團坐破千峰月信手推開六合塵難得罪
名教有所不顧惜哉

周子云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又云寡
之又寡寡之而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與克己復禮意
同今不提此心做主就視聽言動上下工夫漸漸
求造寡欲虛靜之地直欲瞑目趺坐置此心於無物